

诡话连篇
GUIHUALIANPIAN

夷梦◆著

风靡全国百所院校的惊悚经典

樱花学怨

 珠海出版社

夷梦◎著

风靡全国百所高校的惊悚经典

樱花学怨

■ 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樱花学怨/夷梦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

2010. 7

(诡话连篇·第1辑)

ISBN 978-7-5453-0385-8

I. ①樱… II. ①夷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04534号

诡话连篇·樱花学怨

夷梦 著

策 划: 光 南

责任编辑: 帅 云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

电 话: 0756-2639330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www.zhcbcs.net

E-mail: zhcbcs@zhcbcs.net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23.25 字数: 48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7月第1版

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385-8

定 价: 50.40元 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Chapter 1	白瓷美人	001
	一石二鸟。这是一场，完美的杀人剧。	
Chapter 2	乌夜啼	031
	恐怖这种东西，就是对未知的恐惧。	
	不知道，才最可怕。	
Chapter 3	为爱痴狂	065
	帖子不是他发的？那会是谁呢？	
Chapter 4	白发少年	083
	世界开始旋转，她软软地倒在了地	
	上，朦胧间仿佛看见一袭深色的大	
	衣。	
Chapter 5	第五个人	101
	她颤抖着，原来孤独是一件这么可	
	怕的事情。	
Chapter 6	汉服社怪奇事件	117
	三百年的时光，不过如梦一般短暂。	
Chapter 7	噬心凶狗	153
	城市的阴暗角落里，依然有许多流	
	浪着的小狗，它们饱受人类的欺凌，	
	无家可归。	
Chapter 8	谋杀古董店	171
	但我始终相信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	
Chapter 9	初夏的黑气球	207
	曾经，她离幸福那么的近，近得仿	
	佛触手可及，却最终失之交臂。	
Chapter 10	樱花杀	219
	也许，一切自有天意。	

目

录

Chapter 1 白瓷美人

一石二鸟。这是一场，完美的杀人剧。

【1】

收到那两尊青花瓷，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。

殷漓从包裹里将它们拿起来，撕开透明的塑料薄膜，露出它们圆润的脸庞和秀美的身姿，青花勾勒出它们秀丽的五官和衣物，其中一尊穿着唐代的胡服，另一尊穿着高腰襦裙，长裙上重重叠叠的云纹，仿若隔世。

看到它们的第一眼，她就被深深地吸引了。

精心擦拭之后，她将它们放到堂屋里。

堂屋的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容像画，画中是一位身穿旗袍的美丽女人，手中执了一只团扇，眉如远黛，眸若星辰，宛如大家闺秀。

“妈妈。”她深深地望着画，喃喃念道。

殷漓出生在一个富有却奇怪的家庭，妈妈生她的时候去世了，爸

爸因为受了太大的打击，将她交给家里的佣人，去了国外。她对爸爸的印象，只是那张中国银行的银行卡，每个月都会有一笔不菲的钱存进来。她曾经查过汇款的地点，发现每一次都在不同的国家，也许，爸爸在环球旅行也未可知。

这只包裹，是从英国寄来的，寄件人是她的父亲，和往常一样，找遍了包裹，也没有只言片语，她甚至从没听过父亲的声音。

也许，爸爸是恨她的吧。

是她夺走了他最爱的人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谣言开始在邻居们之中散布开来，说她所住的这座江南园林里闹鬼，是一座凶宅。佣人张妈三年前去逝了，从那之后，她就一个人生活，每天夜里，在偌大的园子里徘徊，连她自己都觉得像是一只幽灵。

也许是传说太过逼真，最近她一直觉得院子里有人影。

收拾完屋子，殷漓将课本放进挂包里，走出了门。她是本市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，今晚有她最喜欢的古代汉语课。

这里是市郊的一个小镇，叫陶然镇，就像是凤凰古镇一样，充满了江南水乡的风情，小桥流水，青石板路，阴雨绵绵，殷漓的高跟鞋踩在上面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就像是时光倒流的风景。

中巴车缓缓地驶来，殷漓上了车，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静静地看着窗外，隔着雨帘，世界都仿佛笼罩在白雾里。

这时，车子里忽然骚动起来，身边有人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前面出了车祸。”司机说，“放心，没有堵车。”

乘客们都伸长了脖子凑到窗边，有的甚至很兴奋。车子缓缓驶过去，殷漓看见一辆白色面包车，车下鲜红一片，一双脚从车轮下伸出来，白色的裙裾被血染得通红。警车和救护车停在旁边，正在七手八脚地忙碌着。

殷漓打了个冷战，觉得一股凉意随着脊背缓缓地爬上来，像是蛇，缠住了脖子。

“有个穿白裙子的姐姐。”一个稚嫩的童声在人群中响起，所有人都吃了一惊，那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，指着车祸现场说，“有个姐姐站在车子旁边。”

她妈妈立刻在她脑袋上猛拍了一记：“小孩子，别瞎说！”

小女孩哇地一下哭起来，车里的气氛变得有些诡异，谁都没有再说话，只能听见汽车刺耳的引擎声。

古代汉语课的老师德高望重，讲课妙趣横生，九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，殷漓正打算收拾东西回家。突然，一道俏丽的身影出现在她面前。她顺着那道身影一直看上去，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，一头卷发，穿着高领的格子裙子。

“叶莫学姐？”

“你认识我？”叶莫有些惊讶。

“你是我们这一届的名人。”殷漓说，“不仅在多次的辩论比赛上得了奖，还在音韵学方面很有研究。”

“既然你知道，就免得我多费口舌了。”叶莫拿出一份杂志，放在她面前，“你刊登在这期学报上的古汉字研究我看了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的古文化研究社团？”

“抱歉，我对社团没有兴趣。”殷漓拒绝得斩钉截铁。

叶莫将书猛地往桌上一拍：“好，你的性格我喜欢！不过我得提醒你，全校只有我们社团可以加分。”

殷漓一怔，本校为了鼓励学生做课外研究，制定了许多加分项，期末时算入总成绩，分越高的人，得到的奖学金就越多。但她还从未听说过参加社团也能够加分。

“怎么样？有兴趣吗？”叶莫信心满满地说。

“好，我参加。”殷漓将书本一合，任何得奖学金的机会，她都不会放过。

“很好。”叶莫从包里取出一张纸，“这是入团申请书，明天交到办公室来。你知道古文化研究社的办公室在哪儿吧？”

殷漓抬起头，看着面前这栋破旧的校舍。漆黑的砖墙充斥着诡异的味道，这里曾经是本校的男生宿舍楼，因为环境太差，太潮湿，被戏称为巴士底狱。后来建了新校舍，这栋宿舍楼就空置下来，转交给古文化社团做办公室和杂物室。

她走进楼去，里面有一股淡淡的腥臭味，像是哪个角落里藏着死老鼠。没有灯，楼内显得有些阴暗，两旁的门都紧闭着，上面标着猩红的数字，贴着不知什么年月的游戏海报，甚至还有“请勿打扰”的牌子，风吹过，摇摇晃晃。

“咔哒”一声轻响，殷漓吓了一跳，回过头，那是一〇六室，门缓缓地打开，露出一张狰狞而漆黑的脸。

殷漓惊呼一声，后退了一步，才看清那不过是一张木刻面具。

“抱歉，吓着你了吧。”那人将面具取下来，露出一张还算俊朗的脸，只是有些孩子气，“你是今天加入社团的殷漓同学吧？我叫沈浩，是社团成员。”

“你、你好。”殷漓擦了擦头上的汗，真是怪人。

“沈浩同学可是有名的傩面雕刻师哦。”叶莫走过来，拍了拍殷漓的肩，“他家世代都是雕塑家，他非常喜欢面具雕刻，最擅长的就是雕刻傩面具。”

这个时候她才发现，沈浩的房间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傩面。

“来吧，我们到办公室去，他们一定等得不耐烦了。”叶莫带着两

人来到三楼，尽头的那间房就是办公室。屋子里坐着四个人，两男两女。其中一位长发的女孩正在看书。

“我来介绍下。”叶莫说，“这位穿着皮夹克，留着长发的‘艺术家’就是本社的社长——朱衡汶。那位叫郭纭的家伙，是位非常有才华的诗人。那边那位长发美女，叫安然，出身考古世家，曾多次参与考古。”说着，叶莫将手中拿着的一盒糕点递给她，“这是你昨天让我给你带的，记得给我留一块。”

安然点头道了谢，她又继续说：“而那位在睡美容觉的美女，是服装设计系的高材生，对古代服饰很有研究。”她走过去，拿书朝女孩头上用力一敲，“琳琅，新人来了，快起来。”

刘琳琅毫无知觉，继续睡得鼾声连天。

叶莫撇了撇嘴：“她昨晚一定又熬夜了，算了，别管她。小滴，你的申请单呢？”

殷漓将申请单交给朱衡汶，目光却牢牢锁在角落的柜子上。

“这是……”她拿起那尊青花瓷塑，依然是古典仕女的形象，穿着一件四合如意云纹罗裙，烧制方法与家里那两尊几乎一样。

“这是我家的东西。”安然说，“清末的青花瓷，不值钱，我就拿来装饰一下。”

殷漓拿在手里仔细看，发现底座下面有一个印章，上面是一个猩红的‘姬’字。

“你是六月三号的生日？”朱衡汶说，“那明天就是你的生日咯？不如我们来办个生日 Party。正好可以当作迎新晚会。”

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，殷漓看着兴奋的众人，忽然有些激动，也许自己那栋充满了妖异气氛的鬼宅，需要一些人气了。

“不如在我家举行 Party 吧。”她说，“我家有很大的园子。”

为了迎接明天的生日宴会，殷漓将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她来到院子的最深处，这里有父亲的书房，里面收集着很多孤本善本。打开书桌上的台灯，偌大的屋子笼罩在黯淡的白光中。

既然是古文化研究社团，一定会喜欢这些古籍吧。她挑了几本民俗方面的书，突然愣了一下，望向窗外，是她的错觉吗？怎么刚才好像听见了脚步声？

她打着手电筒出来，在院子里转了一圈，没有看见什么人，因为外间传闻这里是凶宅，连小偷都不敢光顾了。

今夜的月光很好，她看见池子里似乎飘着什么，用手电筒照了照，竟然是一条手绢。用木棍挑了上来，竟然是真丝的，墨绿色，其中一个角上绣了一对鸳鸯。

看着这条手绢，殷漓打了个冷战，那种手脚冰冷的恐惧感又升了起来。她随手扔在假山上，匆匆回了前屋。

给妈妈上完香，她拿起那两尊青花瓷塑，底座上有个“姬”字，果然是一套，这是缘分么？

她当时还没有察觉到，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孽缘。

【2】

“生日快乐！”古文化研究社团的成员们涌进殷家，安然的手中提着一盒封好的生日蛋糕。

殷漓高兴地将他们迎进屋来。堂屋外有一个几十平米的天井，放好了圆桌和精美的菜肴，还点了几根猩红的蜡烛，伴着月光，真有几分梦回前朝的错觉。

“这是生日礼物。”安然将一只包装得很好的纸盒子递给她，她打开层层包裹，看到里面的东西时，着实吃了一惊。

竟然是那尊罗裙的青花瓷塑。

“我看你很喜欢，就送给你了。”安然说。殷漓有些感动，胸口里暖暖的，将瓷塑放到妈妈的画像下，正好和爸爸寄来的两尊排成一列。

众人都很吃惊，谁都没想到能在殷家看到另两尊。

社员们对这座江南园林很感兴趣，押着殷漓参观了一圈，来到后面的书房。

“这些书保存得真好。”郭纭从书架上拿下一本，翻了翻，“竟然这么多年了都没有腐坏和虫蛀。”

“院子里种了很多茉莉花，而且这园子即使是夏天也很少虫子的。”

“这里有只死老鼠！”刘琳琅叫起来，她平生最讨厌老鼠，这些小东西总喜欢在她的布料堆里做窝。

殷漓连忙找了扫帚把老鼠给扫了出去，真是奇怪，书房很少闹老鼠的，怎么偏偏今天碰到了？

回到天井的时候正好月上中天，看了看表，已经九点了。

叶莫把蛋糕端过来，拆开封得很好的彩带：“社长，蜡烛。”

殷漓帮着插蜡烛，当她将其中一根插进巧克力中时，忽然愣了一下：“这巧克力上怎么还有闪光？是镶嵌的水钻吗？”

“哪有在蛋糕里镶水钻的，吃下去怎么办？”郭纭有些不满地说，“肯定是做蛋糕的师傅把亮片什么的掉里面了。”

“等等！”刘琳琅的眼睛很尖，将那块巧克力拿起来，“这不是巧克力，是发卡！”

“发卡？”

“是啊，而且很眼熟。”刘琳琅说，“是安然的发卡！”

殷漓看了看四周：“安然呢？”

这个时候，大家才发现，安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。

“是不是去上厕所了？”沈浩说。

“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！”朱翊泓指着正堂之内，脸色很难看。

众人回过头去，齐齐变了脸色。

三尊青花瓷塑，只剩下安然所送的那一尊，上面染满了鲜血，青、白、红三色相间，有一种妖异的美。

殷漓摸了摸那些血，一股凉意顺着指尖一直窜上来。

“蛋糕是谁买的？”她问，“包装封得很好，发卡应该是一早就放进去的。”

“不是安然买的吗？”叶莫问。

“不是。”朱翊泓说，“我们来之前不是在社团办公室里集合吗，我是和安然一起去的，那时候蛋糕就已经放在桌上了，我还以为是你们买的呢。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谁都不知道这只蛋糕究竟从何而来。

“先别管蛋糕了。”刘琳琅说，“还是找到安然要紧。”

厕所里空无一人，大家都觉得后背有些凉，跟着殷漓来到后院，没走几步，就听见刘琳琅的惨叫声。

众人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一时间，谁都说不出来。

这是殷漓二十年来所看过的最诡异的景象，安然漂在水池之上，长长的头发像水藻一般漂浮在水面。今夜的月，大得有些吓人，月光冰冷刺骨，她就在这样的月光中浮浮沉沉。最诡异的是，她的脸上盖着一张真丝手绢，墨绿色的，借着月光，可以看见角落上那两只栩栩如生的鸳鸯。

“安然！”朱衡汶跳入水中，将安然抱起来。沈浩探了探鼻息，无奈地摇头。朱衡汶不死心，拼命地给她做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，“快，快叫救护车啊！”

众人的脸上都浮起浓烈的恐惧和悲伤，刘琳琅低沉地说：“还是报警吧，她，已经死了。”

不知道什么地方，有乌鸦拍打翅膀的声音传来，扑扑愣愣地冲进浓如幕布的夜空，殷漓能够听到众人抽气的声音，恐惧像藤蔓植物一般迅速蔓延开来，将这个充满了神秘气息的古典园林衬托得更加恐怖。

警察很快就到了。这是在都市的边缘，但民风淳朴，连盗窃都很少发生。警察们脸色都有些难看，小心翼翼地勘察着现场。古文化社社员们都围坐在天井里，沉默。

“是谁发现尸体的？”一个年轻警察问道。

朱衡汶将过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，他专心致志地记着笔录，“你们不知道她是何时失踪的吗？”

“这房子这么大，也许是在哪儿玩去了。”叶莫说，“谁都没有在意。”

“警官，她是失足落水的吗？”殷漓问。

“不，她的后脑有击打伤，是被人打晕之后推进水里的。”警察说，“她有没有什么仇人？”

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脸色都很难看：“就算学校里有些小纠纷，也不会因为这个杀人吧？”

“会不会是强盗杀人？”沈浩问。

警察点头，这倒是不无道理。

“这不可能。”一个声音从门边传来，因为警车的缘故，门外围了不少看热闹的邻居。说话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，看上去身强体健，有几分鹤发童颜，得道成仙的味道。

警察有些吃惊：“老太太，您知道些什么吗？”

“小偷是不会进这屋子偷东西的。”老太太面无表情地说，目光缓缓地扫过众人，“这是一间凶宅，处在全市的鬼门，不管是谁，只要进了这间宅子，就会发生不幸！”

郭纭吃惊地问殷漓：“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？”

“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！”殷漓急忙说，“我和张妈一起在这里住

了十几年，从来都没有出事。”

老太太冷冷地看了她一眼：“你是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生的人，命比石硬，当然不会有事，但你的亲人一定很不幸，你的妈妈就是被你克死的。小张的命也很硬，不然早被你克死了，可惜啊，她也撑不过二十年！”

说着，老太太竟然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声异常尖锐，像是锥子在众人的耳中撞击。

殷漓觉得胸口一阵冰凉，爸爸也觉得自己是灾星，所以才避之不及的吧？

“妈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”一个年轻人拉住老太太，“抱歉啊，我妈有老年痴呆症，给大家添麻烦了，我这就带她回去。”

殷漓听到众人非常清晰的吐气声，似乎都松了口气。

警察尴尬地笑了两声：“好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我姓杨，这是我的手机号码，如果你们想起了什么，记得联系我。”顿了顿，他又对殷漓说，“你一个人住，注意安全，那尊瓷塑我们带回去调查，如果你发现另两尊，也尽快联系我。”

殷漓沉默地点头，社员们安慰了她几句，纷纷离去。看着他们的背影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像是蛇一般从心底窜了上来。

事情不会这样结束，还有两尊瓷塑。

还有两个人要死！

【3】

警察走之后天差不多亮了，今天有古代汉语课，虽然一整晚都没睡，殷漓还是收拾了书本，坐车回到了学校。

吃午饭的时候，殷漓在食堂遇到了刘琳琅，她看起来很疲惫，端

了一盆青椒肉丝，“小漓，这里热死了，我们到办公室吃饭去。”

殷漓跟着她一起来到旧校舍，一进门，空气立刻冷了几度，社团的成员大都在这里避暑，看起来食欲都不太好。叶莫一边喝可乐一边看古汉语教材，低低地跟着念，她念的是《吴越春秋》里的一首诗，这首殷漓从小就很喜欢，传说是诗中最短的一首，只有八个字：削竹、续竹、飞土、逐肉。

“她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念几首古诗，可怜了我们的耳朵。”刘琳琅坐在窗边，开始大快朵颐。

“郭纭呢？”殷漓奇怪地问。

“他说回家一趟。”叶莫叹了口气，“他和安然关系最好，昨晚一定受了很大的刺激。”

朱衡汶见殷漓的脸色不太好，走过来拍了拍她的肩：“别把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，这不是你的错。那两尊青花瓷塑不是不见了吗，估计就是小偷进来偷瓷塑，被安然发现了。”

殷漓苦笑了一下，这些话恐怕朱衡汶自己都不信。

“安然被害的事情学校已经知道了。”刘琳琅说，“校方打算设个灵堂，追悼一下，下午我们都去帮忙布置会场吧。”

“啊，不巧，今天下午有一个傩戏文化讲座，我得去参加。”沈浩说，“我晚一点过来吧。”说着，收拾了东西，走出门去，经过殷漓身边时，她听见他低声嘟囔：“学校真是势利，要不是安然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全国有名的考古学家，怎么会那么殷勤地开追悼会。”

听了这话，殷漓的胸口像是堵了什么东西。

布置会场是力气活，晚上回到家时已经累得饭都吃不下了。她打开正堂的灯，忽然呆住，在母亲画像下面，又多了一尊青花瓷塑，是那件穿胡服的仕女，身上并没有染血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殷漓觉得它的脸很可怕，那双用青花描出来的眼睛，透着令人恐惧的凶光。

仿佛想起了什么，殷漓打开了整个院子所有的灯，一间房一间房地找过去，推开书房的门，一股铁锈味迎面扑来，直灌口鼻，她的额头渗出一层密密麻麻的冷汗。

摸索着打开台灯，回头的刹那，一股渗人的凉意随着她的静脉，在四肢百骸之间游走，脑袋里一片空白。

郭纭躺在书架下，无数本书散在他的身上。他睁大了双眼，无神地瞪着天空，像是看到了这辈子最可怕景象，嘴巴大张着，似乎要发出最后的呐喊。

殷漓战战兢兢地走过去，拿起他脖子上的书，借着灯光，清晰地看到他脖子上那一圈紫红色的勒痕。

她终于控制不住，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，刺破了这座江南小镇的寂静。

来向她了解情况的，依然是那个姓杨的警察，他满脸疲惫，这两天恐怕都没有睡好。

“今天下午一点到两点之间，你在哪儿？”他问。

“我们学校为安然设了个灵堂，我和古文化社团的社员们都在帮忙布置灵堂。”

“谁可以作证？”

“灵堂里有很多老师和学生，都可以作证。”

杨警官用心地记下来：“好吧，我们会通知郭纭同学的父母，如果你想到了什么，也请通知我。”

殷漓点了点头，似乎又想到了什么：“杨警官，死亡时间已经确定是今天下午一点到两点了吗？”

“从尸体的死亡特征看，大概就是一点到两点左右，不过具体时间还需要解剖才能确定。”杨警官将凭空出现的青花瓷塑放进塑料袋，殷漓默默地看着它，凶手为什么要将青花瓷塑偷走？死者和瓷塑之间

有什么联系？

她脸色忽的一变，莫非这些青花瓷塑，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？

她来到杂物室，找出装瓷塑的包裹，里面果然有一份购买合同，爸爸收集古董都会与卖主签订一份合同，上面会详细记载卖主的信息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拨通了合同上的卖主电话，话筒里传来一个低沉沙哑的男声：“喂。”

“你好，请问是李先生吗？”

“我是，你是谁？”

“一个月前我爸爸跟您买了一对清末的民国瓷塑，您还记得吗？”

“你是殷先生的女儿？”对方立刻热情起来，“你爸爸帮了我大忙，要不是他高价买下这对瓷塑，我妻子的手术费还遥遥无期呢。”

“那，您知道这对瓷塑的来历吗？”

对方紧张起来：“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不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”

对方松了口气：“没出事就好。其实这对瓷塑有一些不好的传言，当时我在拍卖会上买下来的时候，拍卖行的人就告诉我，这些瓷塑的主人都没有好下场，大多都是横死。我当时不信邪，结果买来不久妻子就得了重病。我告诉过你父亲，但你父亲还是坚持买下来。”

殷漓的胸口一阵冰凉，父亲买下会带来厄运的瓷塑送给自己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
她不敢想下去，她怕真相会让自己崩溃。

“拍卖行在拍卖这对瓷塑的时候有一个介绍的册子，我记得里面有历代主人的照片，还有烧制者的照片。”李先生没有发觉她的异样，继续说，“你可以去拍卖行问问，就在C市的东郊，未来拍卖行。”

殷漓向李先生道了谢，匆匆挂了电话，她坐在母亲的画像前沉默